

自然亭是我命名的，在富春庄的西面。富春庄也是我命名的，在自然亭的东面，但它们在高德地图上，你都找不到。我不是玩逻辑诡辩，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。别急，听我慢慢说来。

四年前的一个雨天，我去富春山健康城的郑家样村，为书院选址。这个村早就整体搬迁了，留下近五十幢完好的民居，健康城想改造成一个与康养文化有关的艺术村落。我们在村中心的大古樟树下站定，这两棵古樟有三百多年了，粗壮的枝丫在空中肆意横叉，树叶茂密，在树下都不用打伞。我喜欢老树的虬枝乱盖，有它们相伴，觉得安全，它们就如慈祥的世纪老人，会为你遮风挡雨，而事实上，它们就是这么活过来的。

离古樟群五十米左右，有个几幢房子的院子，院中不少杂树，一棵高大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那天午后，晴朗的天空上飘浮着白云。她静静地站在晒台上，仰望着蓝天。天空中有一道飞机飞过时留下的气流空迹线，白色的空迹线伸向远方。她常站在晒台上望着天空，久久凝视着蓝天上的白云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还记着她。

那是1977年11月，我在杭州128部队医院住院治疗胃病。她是我的病友，住在隔壁病房。她有遗传性心脏病，不严重，但要定期住院检查疗养。她比我大六七岁，是空军飞行员的妻子，有一个6岁儿子。我那时刚20岁出头，她经常过来看望我，嘘寒问暖。一来二去，我叫她“大姐”，她唤我“小妹”。

那天午后，一架飞机从空中呼啸而过。听到飞机动静，我们走到晒台上一一起望向天空。深秋的天空格外蓝，长长的空迹线像是牵走了她的心。望着蓝天，她对我讲起了她的身世。

她的祖籍在山东，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空军飞行员。她母亲年轻时一直与她父亲分居两地，独自带着她在老家济宁。等到她快要上小学时，母亲终于等到可以随军，领着她来到军营与父亲团圆。可是父亲一有任务就得马上住到机场，任务多，频繁出飞，与她娘儿俩聚少离多。

她常听妈妈说“胃疼”，但后来查出是心脏病。因之前在老家误诊，耽误了治疗，确诊时已是严重的心脏病。母亲最后一次发病，父亲正在外执行重要任务，她报告了军营里的领导叔叔，把母亲送进了医院。政委代表部队组织到医院看望她母亲，问要不要通知她父亲。她母亲阻止：“别让他知道，马上又要上天飞行，别让他分心。”母亲对政委说：“我怕是不能再陪他了，来不及给他包饺子啦，请把孩子交给他吧……”这次，她妈妈没能等到丈夫回来，在医院里去世了。她父亲回来后，跪在妻子的遗体旁恸哭，然后带上她和她妈妈的遗像去了机场。部队特批，让这父女俩捧着遗像绕飞机走了三圈，父亲的战友们在停机坪上列队，向这位军嫂致哀……

后来，她嫁给新一代飞行员，也成了军嫂，终日牵挂飞行员丈夫。那天，她对我说：“小妹啊，我妈说过：‘男人为国效力，不问他去执行什么任务，不问他去哪里。爱他，就死心塌地等他回来。’”

“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我就等不及要出发。在你离开前我要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。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。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，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啦……”《我是你的格桑花》，这首歌好像在唱她的妈妈，也好像在唱她。

格桑花，本是生长在高寒地带的美丽花朵，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，成为爱情的象征，代表着对爱情忠贞不渝、甘于奉献的品格。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，而这个两代军嫂的故事让我难忘。

的雪松醒目，院前还有一口百来平方米的水塘，那棵造型优美的樟树，枝丫已经伸过半个水塘。塘的南边，一片高大的杜仲林，我也喜欢中药材，一看这杜仲，味甘，性温，不就是替人排忧解难的老中医吗？塘的西边全是农家菜地，田野外的山林，如挺立的战士，一排排站着岗。

望着前方雨中朦胧的大奇山，当下就决定，就选这里吧。大山，农舍，杂树，田野，雨敲屋檐，虫声透窗，马克思对生活的向往，一下子又涌到了我眼前：上午种田，下午钓鱼，晚上看哲学。我看这里有实现这个理想的可能。

书院被我命名为富春庄。那个水塘，也动静很大地改造好了，成了景观池，太湖石层层叠叠，池中有管子可以喷水，夜间能发光生雾，池边居然还建了个木头亭子，亭盖茅草，四面穿风。这亭，必须要有个名字，我脑子里跳出“自然”两字，自然的本义是自己本来的样子，这里的山水，不就是它们自己嘛。至于两边的对联嘛，简单，将辛弃疾的《西江月》词改造了一下，也十分应景：书院天外七八个星，

自然亭虽小，也算有名有联了，作为一个亭子，我觉得对得起它了。

自然亭，自然要去坐坐的，不过，更多的时

候，我是坐在书院文学课堂前的遮阳伞下看亭，富春庄时有好鸟相鸣，卧看《老子》坐看云。老子的“自然”，我们自然耳熟能详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老子眼中，这是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深层运行规律，一层一层递进而上，最终的道也必须遵循自然。而在此前，老子就认真地和我们打了个比方；再大的狂风也刮不了一个早上，再大的暴雨也下不了一个整天，天地制造的狂风暴雨尚不能持久，何况是人？那就“希言自然”吧！少言或者不言，是符合自然之道的。谁

书评人绿茶先生转发来杨苡女儿赵蘅的组图，说杨苡女士和丈夫赵瑞蕻的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南京图书馆，所用物品则全部捐给了西南联大博物馆，在南京大学故居将成为一座书房，修整后对外开放。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。

由此想到与杨苡女士的一次见面。2019年冬，记得是杨苡刚过百岁生日，我跟着南京出版人张昌华先生去南大拜访杨苡。当时带着摄像机和三脚架，本想给她录像，把她所说的话都摄录下来，一来可以准确整理口述内容，二来可以作为资料保存。但是到了杨苡门前时，张昌华先生说，（摄像机）不要拿出来，意思是不

要拍摄，老太太不喜欢人家采访她。于是就跟着进去，打了招呼，告知来意，想了解一下她和沈从文的交往。据说沈从文是杨苡的老师，但杨苡向我们否认了。说在西南联大时，常与友人去沈从文家做客，有时吃完晚饭才回去。沈从文鼓励她们，要勇敢一点，不要害怕，还说必要

时拿个棍子——那时毕竟是战争时期，怕夜路不好走。在学问上也是一样，沈从文始终鼓励她们勇敢一点，不要怕，大胆向前走。后来我们再问，她说毕业时沈从文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，“宽以待人，严以律己”，用毛笔写的，回头可以找出来。

接着大家闲谈日常琐事，杨苡女士就说现在有些人来就想套话，拐着弯地想问巴金的事，三句话离不开巴金。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。看着老太太屋子里有好

多样娃娃，还有一些老照片，我很是好奇，就站起来看，边看边问她哥哥杨宪益的老照片内容，在哪里拍的，都是谁。杨苡女士就说，你看，这就是记者型的。至此我才知道，老太太把访客分成两种，一种是亲朋类，就是谈天说地；另一种问东问西，总想挖点“东西”。

杨苡那时百岁，仍是爱说爱笑，而且心直口快，性格爽朗，像个天真的孩子。后来我一再感到万幸，我的拜访只是奔着沈从文的，完全不涉及巴金先生。

电声光制造出来的仙境，远看近观，都有一种让人恍惚隔世的感觉。一天早晨，瑞瑞起床后，拿着小绘本，我们一起到自然亭“读书”，她认不了几个字，但会翻书看图，每次都会读半个小时以上。过了一会，瑞瑞朝我看看，又朝书院那边看看，飞鸟在水池上空横来横去地飞翔，鲜艳的晨光映着书院C、D楼的白墙面，小朋友忽然就感叹了一声：这地方真好啊！我一点也没有编造，她真

这么感叹，我忍住笑。我想，坐亭可以观天，读天下自然书，观天下自然事，写天下自然文。

夏日来了，如果朗月明照，我会端一个粗瓷茶碗，闲坐此亭，此时，墨青的碗中，茶汤中盛满了月光；或者，新月既成，寨基山间微风吹来两三点雨，星星就在夜空中扑闪双眼睛盯着你，你吹着口哨向他们问候，当然也可以与星星们谈谈心。这样自然的夜空下，你还会在意尘世间的得失吗？

如果自驾，杭新景高速桐庐收费站下，第一个口子左转进大奇山路，再左转行至陆春祥书院停车场，前方五十米的蒿草竹林间，自然亭在等你。

地遵守你所营造的行为模式而已。毕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选择性地告诉陌生人一些真话就足够了，即便还存留一些秘密属于自己，也会被当作真诚。况且，别人也不一定会对你的绝对真诚感兴趣，因为有时候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。

这好比有人在朋友圈晒出热闹非凡的集会，绚烂的灯光或是纸醉金迷的夜晚，可

漫溢的能量场

林晓霖

能他们本意是希望分享这种集体性狂欢下欢乐的氛围，可是这并不会让孤单的人感到陪伴，甚至可能加剧遗世独立的孤独感。晒娃和晒宠物的分享也是类似的道理，自己眼中最珍贵的宝贝可能是一文不值或令其他人不屑一顾的东西。

那真正的自己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，真正的自己可以展示在朋友圈里面吗？为什么会有人在其他社交网站上穿着马甲以“分享一件喜事，不敢在朋友圈发”为标题，展示自己了不起的成就呢？为什么他们可以毫无负担地随意展示给陌生人，而不是相对更亲

密的朋友呢？也许看似更加私密的朋友圈里，映射出萨特的结论：他人即地狱。这个隐秘的暗流中流淌着人类的攀比、嫉妒、虚荣、黑暗，这些都不会让你过得很好。

不过，即便这样，我还是希望让自己的朋友圈由一个又一个微小而美好的瞬间组成。正如它英文moments的“瞬间”的意思。我相信人类的本性一定也留存着一些其他品质：善良、诚实、勇敢、希望，还有美与爱。

我还是愿意把朋友圈当作爱与美好的集合，使之成为能量满溢出来之后，发送内心的真挚与快乐给全世界的渠道，如果有人愿意接受的话，快乐便会加倍，因为他们不能感同身受的话，也没什么关系，因为这些能量可以看作电量百分百状态下，存留给自己的有备无患的充电宝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尤其是电量不足和陷入低谷的时候，这些富含新鲜生命力的存档都会像冥想盆一样，把你重新拉回美好的瞬时记忆点，从而让当下的自己得到来自过去的疗愈与慰藉。

朋友圈冲破了时空的局限，我们在这里“彼此照见”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：殷健灵

## 杨苡的两种客人

王  道

鼓励她们勇敢一点，不要怕，大胆向前走。后来我们再问，她说毕业时沈从文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，“宽以待人，严以律己”，用毛笔写的，回头可以找出来。

接着大家闲谈日常琐事，杨苡女士就说现在有些人来就想套话，拐着弯地想问巴金的事，三句话离不开巴金。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。看着老太太屋子里有好多样娃娃，还有一些老照片，我很是好奇，就站起来看，边看边问她哥哥杨宪益的老照片内容，在哪里拍的，都是谁。杨苡女士就说，你看，这就是记者型的。至此我才知道，老太太把访客分成两种，一种是亲朋类，就是谈天说地；另一种问东问西，总想挖点“东西”。

杨苡那时百岁，仍是爱说爱笑，而且心直口快，性格爽朗，像个天真的孩子。后来我一再感到万幸，我的拜访只是奔着沈从文的，完全不涉及巴金先生。

电声光制造出来的仙境，远看近观，都有一种让人恍惚隔世的感觉。一天早晨，瑞瑞起床后，拿着小绘本，我们一起到自然亭“读书”，她认不了几个字，但会翻书看图，每次都会读半个小时以上。过了一会，瑞瑞朝我看看，又朝书院那边看看，飞鸟在水池上空横来横去地飞翔，鲜艳的晨光映着书院C、D楼的白墙面，小朋友忽然就感叹了一声：这地方真好啊！我一点也没有编造，她真

这么感叹，我忍住笑。我想，坐亭可以观天，读天下自然书，观天下自然事，写天下自然文。

夏日来了，如果朗月明照，我会端一个粗瓷茶碗，闲坐此亭，此时，墨青的碗中，茶汤中盛满了月光；或者，新月既成，寨基山间微风吹来两三点雨，星星就在夜空中扑闪双眼睛盯着你，你吹着口哨向他们问候，当然也可以与星星们谈谈心。这样自然的夜空下，你还会在意尘世间的得失吗？

如果自驾，杭新景高速桐庐收费站下，第一个口子左转进大奇山路，再左转行至陆春祥书院停车场，前方五十米的蒿草竹林间，自然亭在等你。

漫溢的能量场

林晓霖

能他们本意是希望分享这种集体性狂欢下欢乐的氛围，可是这并不会让孤单的人感到陪伴，甚至可能加剧遗世独立的孤独感。晒娃和晒宠物的分享也是类似的道理，自己眼中最珍贵的宝贝可能是一文不值或令其他人不屑一顾的东西。

那真正的自己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，真正的自己可以展示在朋友圈里面吗？为什么会有人在其他社交网站上穿着马甲以“分享一件喜事，不敢在朋友圈发”为标题，展示自己了不起的成就呢？为什么他们可以毫无负担地随意展示给陌生人，而不是相对更亲

密的朋友呢？也许看似更加私密的朋友圈里，映射出萨特的结论：他人即地狱。这个隐秘的暗流中流淌着人类的攀比、嫉妒、虚荣、黑暗，这些都不会让你过得很好。

不过，即便这样，我还是希望让自己的朋友圈由一个又一个微小而美好的瞬间组成。正如它英文moments的“瞬间”的意思。我相信人类的本性一定也留存着一些其他品质：善良、诚实、勇敢、希望，还有美与爱。

我还是愿意把朋友圈当作爱与美好的集合，使之成为能量满溢出来之后，发送内心的真挚与快乐给全世界的渠道，如果有人愿意接受的话，快乐便会加倍，因为他们不能感同身受的话，也没什么关系，因为这些能量可以看作电量百分百状态下，存留给自己的有备无患的充电宝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尤其是电量不足和陷入低谷的时候，这些富含新鲜生命力的存档都会像冥想盆一样，把你重新拉回美好的瞬时记忆点，从而让当下的自己得到来自过去的疗愈与慰藉。

朋友圈冲破了时空的局限，我们在这里“彼此照见”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：殷健灵

时拿个棍子——那时毕竟是战争时期，怕夜路不好走。

在学问上也是一样，沈从文始终鼓励她们勇敢一点，不要怕，大胆向前走。后来我们再问，她说毕业时沈从文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，“宽以待人，严以律己”，用毛笔写的，回头可以找出来。

接着大家闲谈日常琐事，杨苡女士就说现在有些人来就想套话，拐着弯地想问巴金的事，三句话离不开巴金。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。看着老太太屋子里有好多样娃娃，还有一些老照片，我很是好奇，就站起来看，边看边问她哥哥杨宪益的老照片内容，在哪里拍的，都是谁。杨苡女士就说，你看，这就是记者型的。至此我才知道，老太太把访客分成两种，一种是亲朋类，就是谈天说地；另一种问东问西，总想挖点“东西”。

杨苡那时百岁，仍是爱说爱笑，而且心直口快，性格爽朗，像个天真的孩子。后来我一再感到万幸，我的拜访只是奔着沈从文的，完全不涉及巴金先生。

电声光制造出来的仙境，远看近观，都有一种让人恍惚隔世的感觉。

一天早晨，瑞瑞起床后，拿着小绘本，我们一起到自然亭“读书”，她认不了几个字，但会翻书看图，每次都会读半个小时以上。过了一会，瑞瑞朝我看看，又朝书院那边看看，飞鸟在水池上空横来横去地飞翔，鲜艳的晨光映着书院C、D楼的白墙面，小朋友忽然就感叹了一声：这地方真好啊！我一点也没有编造，她真

这么感叹，我忍住笑。我想，坐亭可以观天，读天下自然书，观天下自然事，写天下自然文。

夏日来了，如果朗月明照，我会端一个粗瓷茶碗，闲坐此亭，此时，墨青的碗中，茶汤中盛满了月光；或者，新月既成，寨基山间微风吹来两三点雨，星星就在夜空中扑闪双眼睛盯着你，你吹着口哨向他们问候，当然也可以与星星们谈谈心。这样自然的夜空下，你还会在意尘世间的得失吗？

如果自驾，杭新景高速桐庐收费站下，第一个口子左转进大奇山路，再左转行至陆春祥书院停车场，前方五十米的蒿草竹林间，自然亭在等你。

漫溢的能量场

林晓霖

能他们本意是希望分享这种集体性狂欢下欢乐的氛围，可是这并不会让孤单的人感到陪伴，甚至可能加剧遗世独立的孤独感。晒娃和晒宠物的分享也是类似的道理，自己眼中最珍贵的宝贝可能是一文不值或令其他人不屑一顾的东西。

那真正的自己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，真正的自己可以展示在朋友圈里面吗？为什么会有人在其他社交网站上穿着马甲以“分享一件喜事，不敢在朋友圈发”为标题，展示自己了不起的成就呢？为什么他们可以毫无负担地随意展示给陌生人，而不是相对更亲

密的朋友呢？也许看似更加私密的朋友圈里，映射出萨特的结论：他人即地狱。这个隐秘的暗流中流淌着人类的攀比、嫉妒、虚荣、黑暗，这些都不会让你过得很好。

不过，即便这样，我还是希望让自己的朋友圈由一个又一个微小而美好的瞬间组成。正如它英文moments的“瞬间”的意思。我相信人类的本性一定也留存着一些其他品质：善良、诚实、勇敢、希望，还有美与爱。

我还是愿意把朋友圈当作爱与美好的集合，使之成为能量满溢出来之后，发送内心的真挚与快乐给全世界的渠道，如果有人愿意接受的话，快乐便会加倍，因为他们不能感同身受的话，也没什么关系，因为这些能量可以看作电量百分百状态下，存留给自己的有备无患的充电宝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尤其是电量不足和陷入低谷的时候，这些富含新鲜生命力的存档都会像冥想盆一样，把你重新拉回美好的瞬时记忆点，从而让当下的自己得到来自过去的疗愈与慰藉。

朋友圈冲破了时空的局限，我们在这里“彼此照见”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：殷健灵



老伶工叹兴衰  
新声调唱荣辱

弹词（设色纸本）  朱  刚

诗人刘希涛今年八十岁，我画了一幅题为《涛声依旧》的画以表祝福。早在20世纪初刘老师创办《上海诗人》时，诗坛泰斗贺敬之就为他创办的诗报题名“上海诗人”，为他题签“涛声依旧”。

1980年秋，我还是个南京城南远郊小镇上的愣头青，家庭拮据，基本没有藏书。借助父亲在乡政府办公室工作值班之机，我“潜入”办公室阅读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报纸的副刊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收藏那些心仪的作品。我觉得，能够在这些大报上发表作品的人都了不起，值得我崇拜。一天晚上，我在报纸上读到上钢二厂刘希涛的诗《雷锋走来了》，不由得为其鲜活的时代精神、铿锵的节律、形象的语言和充沛的情思深深地吸引。我要是能写出这样的诗多好啊！没多久，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读到他的诗《火凤凰》。

虽然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，阅读与写作涉及多种题材和体裁，但是，在改革开放初期新诗崛起的春风中，刘老师的诗歌对我的文学爱好和精神生活的影响很大。后来，我告别故乡小镇，先后在两家国企上班，开始创作工业诗，因此比较关注包括刘老师在内的“钢铁诗人”的作品。多年后，我又有幸补习了刘老师那些朴实生动、充满激情的“钢铁诗”，记住了有些凝练有力的诗句，比如：“是铁——就要做梁/是钢——就要立柱/振兴中华的大业，正期待着我们从炉膛，脱颚而出/一批一批/踏上征途/走向钢/真正的归宿！”“…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，诗歌就是怎样炼成的。”为了激发创作热情，他主动放弃干部编制，沉到钢厂当了十年钢铁工人，创作了500多首钢铁诗。

一年前的秋夜，我翻阅已经泛黄的剪贴本，重温刘希涛的旧作，不由得产生与之联系的念头。几经辗转，终于找到了刘老师。当他看到我发过去的剪贴本上诗歌的照片，由衷感叹：“我们神交已久了！”

今年4月30日，我专程从南京来到上海，见到神交四十余载的刘希涛，受到他和夫人的热情接待。我们一起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。

近的朋友们呢？也许看似更加私密的朋友圈里，映射出萨特的结论：他人即地狱。这个隐秘的暗流中流淌着人类的攀比、嫉妒、虚荣、黑暗，这些都不会让你过得很好。

不过，即便这样，我还是希望让自己的朋友圈由一个又一个微小而美好的瞬间组成。正如它英文moments的“瞬间”的意思。我相信人类的本性一定也留存着一些其他品质：善良、诚实、勇敢、希望，还有美与爱。

我还是愿意把朋友圈当作爱与美好的集合，使之成为能量满溢出来之后，发送内心的真挚与快乐给全世界的渠道，如果有人愿意接受的话，快乐便会加倍，因为他们不能感同身受的话，也没什么关系，因为这些能量可以看作电量百分百状态下，存留给自己的有备无患的充电宝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尤其是电量不足和陷入低谷的时候，这些富含新鲜生命力的存档都会像冥想盆一样，把你重新拉回美好的瞬时记忆点，从而让当下的自己得到来自过去的疗愈与慰藉。

朋友圈冲破了时空的局限，我们在这里“彼此照见”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：殷健灵

神交已久，涛声依旧

孙  拥  君